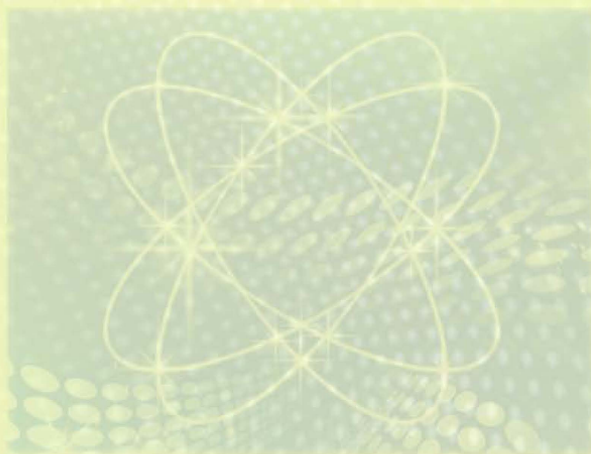


寄情

赵世信 著



海燕出版社

寄情

赵世信 著

海燕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该著收录作者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省级以上报刊上的散文、诗歌和为书作者写的序。作者以中原赤子的热切情怀，力写平民百姓间的人和事，歌颂其真善美。其中有对黄河故道果园的描写，有对书画友朋的神交，有对祖国山河的咏唱。诗文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图文并茂，趣味盎然。

目 录

葡萄园风情
仪封观花
果棚下
老来俏
果园夜月
水仙女
两名法国人
有这样一位农民
妻
魏姑子林
对眼
何时相识
白勤
爱住舅家
一鹤先生
人味
零散
木匠任义
梦画小记
神交
解读王澄
大风起兮
华平
书法思想者
卧看千山急雨来

吴行印象
高莪堂先生
耕者的艺术
夏林是一首诗
青春女孩的思想萌动
泥土味·家乡情
纯净而彻底的明性
学书在法，其妙在人
朝霞灿烂
只恨梦难成
心系百姓追求高尚
感怀
思母
贺父九秩寿
八大山人
徐渭
于右任
齐白石
张学良
怀念作家孙犁先生
怀念伯安
庄周故里
阕伯台
壮悔堂
汉高祖斩蛇碑

芒砀山
白云山观瀑
白云山遇蝶
涵谷关
荆紫关
辉县百泉
济源阳台宫
王屋山
二七纪念塔
谒许世友将军墓
游神农山
虎牢关
少林寺
达摩面壁洞
石综合饮
开封铁塔
杜甫故里
开封龙亭
禹王台
包公祠
白居易墓
岳飞庙
中岳庙铁人
青天河
龙门石窟
卖桃女

清洁工
水仙
偶感
梨园
大河
槐花
芭蕉
喇叭花
金水河
冬至
砚
无题
卖笛者
香椿树
看俄罗斯姑娘表演
故乡行
故乡遇友
访友
云南印象七首
大观楼
大理
摩梭女敬酒
丽江
看走婚舞
看玉龙雪山不见
普达措公园

葡萄园风情

也许是下了一夜的露水吧，树叶呀，小草呀，野花呀，都爬满了水银般的珠儿，亮闪闪的。早晨的天空明净澄澈，一丝云彩花儿都没有。风凉凉地吹着，混合着豆荚的清气和葡萄的甜香。绿柳成荫的大道上，拥着拎篮儿、拉架车儿、开“手扶”儿、赶胶轮车儿的人流。说笑声里夹杂着引擎的“突突”声和鞭花的脆响，汇成了欢快的果园奏鸣曲。

望不到边的葡萄园，像绿色的海。不一会儿，采葡萄的人群便被绿色的海吞没了，只有那白色的、藕荷色的、天蓝色的衬衫和火红的背心在时隐时现。远远望去，犹如无数只彩色的小船在飘，在漩，在荡。而那一根根连着铁丝，铁丝上又爬满葡萄蔓藤的水泥柱儿，则像千万条渔船的桅杆了。

走进葡萄行子里去，就像走进一条彩色的长廊。葡萄一嘟噜一串串地挂着。有的躲藏在肥大的绿叶间，有的裸露在霞光里，那些紫红色的、粉红色的、紫黑色的、蓝黑色的、金黄色的、黄绿色的果儿，衬着淡蓝色的晨雾，组成一幅幅五彩缤纷的水墨画。

我寻到一群采葡萄的姑娘，她们正弯着身儿，拿着剪儿采收呢。她们手里托着的葡萄穗儿，宛若翡翠和玛瑙一般，玲珑剔透，晶莹欲滴，使人想到精雕细刻的艺术珍品。转眼间，那翡翠，那玛瑙，便流

水般地滑落到篮里、筐里，像珍珠落雨，美不胜收。

我竟看得呆了。一个姑娘发现我，喊了一声，我才醒过来，她抬手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含着笑，递来了一串“玫瑰香”，也不说话，只是了努嘴。

我领会了她的意思，接过来，小心地摘下一粒，细细端详着。果粒儿又大又圆，水灵灵的。紫红色的果皮儿上，蒙着一层洁白的果霜，用手轻轻一捏，那上面便印下了鲜明的指纹印儿，我真舍不得吃它了。

姑娘看我不吃，才开了口：“这是很好的生食品种哩，甜酸可口，有很浓的香味儿。”我忙把它填到嘴里去，轻轻一咬，汁液溅了满口，哎呀，好甜好香！不由得又连着吃了几颗，一下子甜到心里，香到心里。这当儿，姑娘又掂来一嘟噜“白羽”来，这品种有着金黄色的果皮儿，很薄，薄得透明，汁液儿颤颤的，就要流出来似的。姑娘介绍说：“这是酿酒的良种！用它酿造的白葡萄酒，清香馥郁，柔和爽口，回味深长，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呢！”

趁她说话的当儿，我仔细地打量她。她那么年轻，只有十八九岁吧；一副逗人喜欢的圆脸蛋儿，还带着几分天真；一对招人爱的大眼睛，碧潭儿似的。她见我注视她，一下子飞红了脸，忙解释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想考试她一下，就问：“白羽品种来自哪里？”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斯大林的故乡。”

“那玫瑰香呢？”

“它原产英国。是英国人斯诺于1860年用黑罕与白玫瑰杂交育成。在我国，怕也有六十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这时，有人在后边捅了她一下，悄声儿说：“这是新来的农艺师呀。”

她的脸更红了，像天边的云霞，好像刚才不该说那么多，有点班门弄斧了。

我夸她说：“你懂得那么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掩嘴一笑：“是‘刷锅’大学毕业的。”

她的回答引得一群姑娘笑弯了腰，我也纵声笑起来，真想不到刚才还那么腼腆的姑娘竟会这么调皮。

“今年多大了？”我接着问。

“都二十三了。”

“真看不出来！谈对象了吧？”

“唔，就算谈了吧。”

“谈了就是谈了，怎么就算呢？”

“还没成熟呢。”

“能不能叫来看看？”

“可以呀，在那边呢！”她一边用手指着一边笑着。几个姑娘也跟着她嘻嘻地笑。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没有一个人影儿。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绿茵茵的苗圃地。

“能不能见见他？”我断定她的朋友也一定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我领你去，又不保密，不过有一条，你得给咱提提意见。”

她就领我朝她的“对象”那儿走去。我们沿葡萄地旁边的垄沟走着。垄沟里流着清凌凌的水，水里映着她那苗条的身影，粉红色的衬衫也在水里头轻快地飘移。走到一个闸门前，她下了垄沟，渠水从闸门里流出来，流到苗圃地里去。新育的葡萄苗儿有两尺多高了，鲜嫩嫩的，十分惹人喜爱。走了一会儿，她站住一笑说：“请新来的农艺师同志指导。”

“你的对象呢？”我四下寻找着。

“这就是我的对象呀。”她指了指面前一大片葡萄苗儿。

望着这个立志于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葡萄园的姑娘，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点着她笑道：“你这姑娘真会幽默，肯定有不少出色的小伙子在向你求爱呢。”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她们管理的苗圃，又提了些建议性的意见。她听了，大方地拉住我的手蹦跳着说：“太好了，农艺师同志。我们这里，还有大面积的黄河故道，我敢说，不出三年，都可以种上我们育的苗儿哩。”她高兴地向我描述未来的美景，“那时呀，黄河故道就是绿色的故道，就是彩色的故道了。”

我笑眯了眼，说：“到那时候哇，你爱情的果实也保准成熟了。”

仪封观花

仪封园艺场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豫东黄河故道上。我在苹果花盛开的季节，到这里作了次赏花之游。

出兰考城关东行，离园艺场有几里路的光景吧，便闻到了一股清淡纯美的香气。离场愈近，香气愈浓，不觉就有些醉意了。放眼望去，一碧如洗的晴空下，一片耀眼的白，如雪海明霞。明知是苹果花儿开得正闹，还疑心是落了场春雪。来接我的朋友指着向我介绍：“这就是场里的苹果园，有七千多亩哩。”

我们走进园子里去，苹果花一簇簇一团团地压在青枝绿叶上。朋友说，去冬今春水浇得透，肥上得足，管理又精细，形成的花芽儿多，花开得也繁。他指着满树的花儿：“这苹果花是仙子，会变颜色呢！”

手抚枝儿细细看，才注意到一棵树上花开得有迟有早，颜色也有浅有深。含苞待放的，作胭脂色，小嘴儿紧抿着，娇俏俏似少女的芳唇；半开半闭的，白里透红，羞答答则如少妇的粉面了。完全开放的呢，都褪尽了红晕，露出那玉质雪肌的风姿，在软软的春风里笑得妩媚。几天前，一位文艺工作者来这里赏花时，即兴赋诗：“借得梨花四分白，偷来俏桃一点红，纵使无酒也半醉，十分春色故道中。”她体味得是很深的。而这十分春色的黄河故道，在昔日却是一片风沙的

世界呢！这要追溯到清乾隆四十八年，黄河在二坝寨决口。滔滔黄水犹如猛兽，吞噬着这里大片的肥田沃土。洪水过后，只见沙滩连着沙滩，沙丘接着沙丘。从此，再也不见树木和村庄了……

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一批戎装未脱的拓荒者便在这瑞安营扎寨了。他们搭草庵，挖地窖，饮风沙，啃窝头，向不毛之地进军。他们用粗糙的带茧子的大手，用扁担和铁锹，用血和汗，挖了一道道防风沟，栽了一条条防风林，种植了一方方苹果、一园园葡萄。他们每栽下一亩果树，并不比攻克一个碉堡容易，他们要付出比别处栽一亩果树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艰辛。有时候，果树苗儿刚刚栽上，一夜的大风，便把果树苗儿连根拔起，抛上天空。拔了又栽上。不几年，风沙肆虐了二百多年的黄河故道，出现了一片绿洲。1958年，当周总理亲自给这个场颁发“奖给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的时候，这些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从不流泪的老战士，却用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总理的关怀和鼓励。1959年，当苹果、葡萄大批出口的时候，胡耀邦同志陪同外宾来场里参观，他们用红艳艳的苹果和水凌凌的葡萄，汇报了丰收的喜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拥有四万亩土地、1400多名职工的园艺场，更加焕发了青春，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他们每年都要向市场提供250多万公斤苹果，向北京、天津、通化等葡萄酒厂提供2000多吨葡萄汁。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四年当中，上交国家税款52万多元，盈利210万多元，被农垦部树为红旗单位，吸引了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朋友来场参观，并洽谈合资经营葡萄酒事宜。他们生产的白葡萄酒，最近在农牧渔业部召开的天津评酒会上，被评为甜白型的第一名呢！这不是“十分春色故道中”吗？朋友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一串笑声从花丛中荡出来。分开花枝寻去，见几个穿红着绿的姑娘，正用那纤纤玉手摘苹果花儿。一朵花儿是一个苹果，她们摘花儿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她们笑而不答。朋友介绍说，这是疏花儿，怕果儿坐得多了，长不好。这也是解决大小年的一种办法。不但要疏花，待果儿有小枣般大的时候，还要疏果儿。咱们只知道苹果又脆又甜，哪知道果子里浸透着园艺工人多少心血！冬天要给果树施肥、浇水、剪枝，一开春，又开始治虫打药，施肥浇水。采摘的时候，惟恐把果儿碰压伤了，一个个地轻摘轻放，一个个地挑了又

挑，再一个个用包装纸包好，然后才装车外运。那时候你再来看，方圆几十里的园艺场，就成了苹果的海洋了，那个香哟，不让你陶醉才怪哩！

听着朋友的介绍，看着这满树满园子的花儿和这些如花儿一般的姑娘，心情不由激动起来。我想，苹果花儿固然好看，总不免失之单纯，而园艺场，才是最绚丽最耀眼的一朵花儿，这些辛勤为人们酿着甜蜜的园艺工人，才是最值得歌颂的园丁。

果棚下

苹果快成熟了的时候，园艺工们便提前在靠近公路的果园旁边搭好了棚子。那是用数十根粗竹竿支撑、上面用帆布遮盖的大屋。为了运输方便，大屋底下可走得马车，可行得“解放”。方圆几十里的苹果园子，这样的大屋就有十几座。

采果开始了，通往果棚的路，排起了车辆的长阵。刚刚下树的果子，用架子车装着，用马车拉着，用汽车载着，一辆紧挨着一辆。站在高处远望过去，车辆的长阵就变成了一弯泛着红波绿浪的缓缓流动的小河，这小河一直流到果棚底下。

于是，一年劳动的结晶便全在果棚底下汇集，接受园艺工的验收；于是，果棚底下就记录下他们心中的甜蜜、他们脸上的欢笑了；于是，果棚底下又是一场新的好戏了。

你看，运果子的汽车刚一停下，就有几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像一股股蹿动的火苗，麻利地跳上车去，两手抓住果篓儿轻轻一提，六七十斤重的果篓子就掂起来，像掂一只小手提包那样轻巧。一眨眼工夫，一车果子就卸完了，接着又卸另一辆。有人计算了一下，他们一个人一天要扛上两万多斤。有时车辆拥挤了，他们扛起来都是一溜小跑。这时，果棚下就扬起一片喝彩声。喝彩声最热烈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发现青年男女隐秘的时候。如果哪个小伙子扛着果篓跑向哪

个管分级的姑娘，而这位姑娘站起来慌忙去接的话，那就说明，果子成熟了，爱情也成熟了。你看，一个叫老虎的小伙子和艳秋姑娘正在做这方面的表演哩。正当艳秋帮老虎卸下果篓的一刹那，有人拉着长腔叫起来：“快来看哟！没过门的媳妇在心疼丈夫哩。”这一喊不大紧，果棚下几十双眼睛便都齐刷刷地摄下了这精彩镜头。臊得艳秋再不敢和老虎表示亲热和疼爱，红着脸又埋头分级去了。苹果的分级是个细活，要求又极严。只有眼捷手快的姑娘才能胜任。她们一人面前放三个空篓儿，按果个儿大小、挤压伤程度和有无病害分成一二三级。分好级的就分放在三个空篓里。有病害的果个头儿再大，也上不了级，只能算等外果，等外果则随手丢在一边。本来是有分级板的，那是一块木板，上面按直径大小分挖三个圆洞，是用来分等级用的。熟练了，姑娘们便不用它，搭眼一望，就知道是哪一级。艳秋是分级的能手。只见她用手捏住苹果两端，滴溜溜一转，就知道有没有碰压伤和病害。如果没有，便放在果篓里，随即又拿起一个苹果来检验。苹果在她的手里转来抛去，形成一条弧线，熟练得如小姑娘耍石子儿一般。经她挑出的果儿，鲜嫩嫩的，一层白色的、比蝉翼还要薄的果粉仍均匀地留在上面，连个手指印儿也找不到。

最难辨认的是炭疽病，刚下树的果子，病点儿只有针尖般大小，稍不注意，便挑不出来。一个来接果子的采购员曾拿着艳秋扔在一边的个头儿很大的果子看了又看，到底不知毛病在那里，拿回放在一级果的篓子里，艳秋忙挑出来，指着病点给他看，她说：“别看现在还没有米粒大，也能瞒过你的眼睛，可过不了几天，病点儿逐渐扩大，不久就会全烂了。俺们要对消费者负责哩。”

艳秋姑娘很快就把面前的三个空篓子放满了，接着包装。一叠包装纸放在最顺手的地方，她只用右手的几个指头在那叠包装纸上轻轻一旋，方形的包装纸就成了折扇状的圆形，所有的纸边儿都露在了外边，一拿就是一张。另一只手从篓里拿出一个苹果，往纸上一放，五指一拢，一个苹果就包得严严实实的了。包满了一篓，马上就有人抬去过秤、扎篓盖、捆加固绳，然后装车。车辆的长阵又排起来了。拉到火车站，通过火车发往全国各地。怪不得苹果那么鲜，那么艳，那么甜，那里头储满了园艺工辛勤的汗水啊！

当夕阳西下，晚霞把果棚下的一堆堆果子染得红光闪闪的时候，

忙碌了一天的园艺工才抹一把汗拢一下散乱的发，伸一伸发酸的腰。这时，我发现在他们的脊梁上、脸膛上，也染上了一片红光。他们的身影和落日、晚霞、果棚、苹果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画面里蕴含着只有劳动者才能品味出的欢乐和爱情。

老来俏

我在黄河故道上的一个园艺场采访，一整天都被这里上万亩的果园子吸引着，不停地用相机摄下一挂挂红的、黄的、青的苹果；摄下一串串紫的、蓝的、绿的葡萄；摄下园艺工采摘丰收果实的笑脸；摄下车水马龙般的大车小辆。看着这故道上一幅幅色彩纷呈的画面，如同喝了一杯杯醇香的美酒，心都醉了。

我正在夕阳的晚照里往场部走着，忽然发现一间掩映在一丛苹果树中间的青砖红瓦小屋。沿着两边栽满向日葵的小径走去，只见小屋前面有一小花园，有一亩多地吧。望过去，那花园上面似有一片彩云在飞动，又似有一团团粉色的雾在飘浮，竟疑心到了桃源仙境了。走得近了，才见各色花儿栽在精心打成的畦里，一畦一种花儿，有好几十种呢。那花儿得了阳光的照耀，正开得盛，灼灼灿灿的，香气袭人。蝴蝶儿就在光与影的五彩缤纷里翩然起舞。我举起相机正要摄下这动人的画面，镜头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个头不高，穿白色的确凉上衣，笑脸如绽开的菊花儿。没等我按下快门，老者便摆手打趣道：“可不要把我的花魂给‘摄(读聂音)’了去。”原来这老者正蹲在地上侍弄花儿，见我来，便站起呵呵笑着走到我面前：“同志，我这个小花园，用你们话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哟！”我对这老者和花都发生了兴趣，问：“老同志，这花是你种的吗？开得真好。”见我夸他的

花儿，他便乐得合不拢嘴，不等我继续发问，就如数家珍似的介绍起他的花儿来了：“你看这千日紫、黑心菊和含羞草，同是开紫色的花儿，却有深紫、绛紫、淡紫之分；你看这百鸟朝凤、醉蝴蝶和绒球，同是红色，又有大红、二红、粉红之分；你再看这万寿菊、金钱草和望江南，同是黄色，又分金黄、米黄和淡黄。你再看这蓬头草，像一棵棵塔松，叶儿密密地撒把土都不漏；这竹叶梅呢，花叶儿酷似竹叶，五个锯齿形的花瓣，像裁过的照片的花边儿……”老者正说得起劲，就听见小屋门前有人叫：“高老头，高老头。”他向我说声“请稍等”，便快步向那两个人迎过去。他们拉了手，互相问了好。老头便进屋拿出两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送给他们。那二人道过谢，转身笑眯眯地走了。

我问高老头：“老高同志，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老高淡淡一笑，说：“邻场的社员，来讨花种的。见了满园子的好花，动了心。我到他们村里看了一下，家家都种起那花儿了。他们还聘我当他们的养花顾问哩。”

正说着，又有人叫“高大伯”。老高一边答应着，一边说了声“对不起”，便去接待屋门前那位拉架子车的小伙儿。我看是场部的通信员小崔，也忙走过去。老高又开了屋门，从里面搬出盆花儿朝架子车上放。趁他又去屋里搬花盆时，我问小崔：“这是你买的花儿吗？”小崔说：“不是。场部会议室里摆的，都是高大伯送的。不但送给公家，私人也送。今天送这家一盆，明天搬给那家一盆。如今场里上百户人家，都摆上了高大伯送的花儿呢！他还说，要在两年之内，叫场里上千户人家都要摆上他种的花。”

“这花盆也是他买的吗？”

小崔挤了挤眼，说：“他原是省农业厅一位副厅长，儿子媳妇都在场里当农工。他老人家离休了，不愿呆在城里，甘愿来场里度晚年，义务栽种花草。连花盆也是用他的工资买的呢。”

“你这个小家伙在嘀咕什么？是不是嫌大伯栽的花品种不多？中秋节你再来看吧，光菊花就有上百个品种哩，最大的花朵，像个小排球呢！”老人笑哈哈地说着，手里还端着一个大花盆，捧到小崔面前：“端去，放到办公室的窗台前，好看着呢！”

老高送给小崔的花，顶端红艳如火，花茎和下半部却呈绛紫色。

细细一看，并不是花朵，而是一片片巨大的如花的叶子，飘飘拂拂，明亮耀眼。这叫什么花儿呢？

“这叫老来俏。”小崔很懂行地说，“我早几天就求大伯送我一棵哩。你别看它没有花朵，可叶儿比花还好看。它还会变呢，叶儿由绿变紫，由紫变红，由红变黄，越变越好看。你看，这红色的叶片中，有一片不是变成了金黄色了吗？”

我搭眼一看，果然有一叶金黄色的长长的叶片，闪烁在如火的红叶中。

“啊！”我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这园中最美的，看来就数以叶取胜的老来俏了。”于是我拿起相机，趁老高把“老来俏”端给小崔时，忙按了快门。

“照吧，把花园里的花儿都照下来！”小崔给我鼓着劲。于是，我又照了“百鸟朝凤”、“醉蝴蝶”、“万寿菊”、“望江南”……不过，我照得再多，也只能把花园里的绚丽色彩摄入镜头，也只能摄下“老来俏”的风姿，比这花还要美的生活，老高闪光的精神品格，都是难以摄下的。不过，当我把“老来俏”的照片洗印出来以后，一定要送给老高一张。也留一张放在我的案头，时时观赏、回味……